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美]赫伯特·雅德利 著 严冬冬 译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鲜为人知的中日谍报战

比《潜伏》更精彩，比《风语》更真实

《中国黑室》是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雅德利在中国谍报生活的回忆录。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蒋介石曾聘请作者到重庆担任军统局顾问，培训破译学员，参与创建密码破译机关——“中国黑室”。本书记述了作者亲自参与的破译密电、抓捕日特、培训间谍等活动，故事生动而不失真实，堪称抗战谍报战线上的绝密档案！《中国黑室》是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雅德利在中国谍报生活的回忆录。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蒋介石曾聘请作者到重庆担任军统局顾问，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美]赫伯特·雅德利 著 严冬冬 译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黑室 / (美) 雅德利 (Yardley, H.O.) 著; 严冬冬译.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72-0788-8

I. ①中… II. ①雅… ②严… III. ①情报工作—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214号

中国黑室

作 者 赫伯特·雅德利
译 者 严冬冬
出 版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姜 越 邱 荷
责任校对 姜 越 邱 荷
封面设计 门乃婷
开 本 680mm×960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37598
发行科: 0431-86037528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72-0788-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37598

出版说明

《中国黑室》是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雅德利在中国谍报生活的回忆录。本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抗战期间亲自参与破译密电、抓捕日特、培训间谍等活动。同时，书中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也有一些描述。作者一方面对那些达官显贵们的骄奢淫逸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进行了揭露，另一方面也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贫民充满了同情。但由于作者对当时的中国及其社会形态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书中也出现了不少对中国人的歪曲和丑化描写，以及中国国共两党之争的个人论断。对此，读者请在阅读中自行鉴别。特此说明。

中国黑室 目录

- 1 | 对重庆的初印象 1938年11月
- 13 | 军统“打手” 1938年12月
- 19 | 初遇汪精卫的姨太太 1938年12月
- 25 | 和汪精卫的私下会面 1938年12月
- 34 | 和戴笠把酒畅谈特工手段 1939年1月
- 43 | 圣诞节晚宴 1939年1月
- 47 | 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1939年1月
- 51 | “中国黑室”的第一批学员 1939年2月



- 55 | 重庆上空的密码疑云 1939年2月
- 61 | 学员“上吊”风波 1939年2月
- 72 | 我的新住处 1939年3月
- 77 | 神奇的测谎药——阿米妥钠 1939年3月
- 87 | 现场抓捕日本间谍 1939年3月
- 94 | 家里来了个女客人 1939年4月
- 100 | 重庆五月大轰炸 1939年5月
- 110 | 和斯威尔的相识 1939年6月
- 117 | 破获“独臂大盗”的密码 1939年7月

中国 黑室

- 155 | 在友人波普·内尔松家 1939年8月
- 163 | 培训中国间谍 1939年9月
- 183 | 我的身份暴露了 1939年11月
- 197 | 和“三圣女”的故事 1940年1月
- 206 | 莹莹和玛丽亚的悲惨故事 1940年4月
- 210 | 旅馆里的发报机 1940年5月
- 230 | 欧洲时局的恶化与重庆空袭 1940年5月
- 237 | 吕淑静之死 1940年6月
- 242 | 回国 1940年7月

对重庆的初印象

1938年11月

1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1

很难相信，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我取道欧洲，化名赫伯特·奥斯本，以防日本人暗算。在揭露日本人阴谋的《美国黑室》一书出版之后，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因此，聘请我负责组建“中国黑室”的中国当局决定瞒天过海，让我偷偷入境。

我在香港跟翻译林帆会合，他带了一大笔钱，接到的命令是不惜工本保证我的舒适。在之后焦急等待的几天里，我努力在他面前保持足够的面子。我已经名声在外，但要做到不负盛名就没那么容易了。我的才能马上就经受了考验。

我正和林帆一起坐在香港饭店的酒吧里，一边品着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打量着周围打扮入时的中国美女，她们穿着五颜六色

的丝绸旗袍，有的袍叉一直开到膝盖以上。我正要向林打听一下中国女人的魅力，他却有点支吾地先开了口：“顾问，白种女人的乳头真的是红色的吗？”

他见我并没有马上回答，于是又解释道：“是一个从巴黎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的。”

“他只告诉你这一件事吗？”我问。

“嗯，不是这样。”他犹豫着说，“他还告诉我——我不知道英语里应该怎么说——但他说她们那个地方也是红色的。”

很明显，我得表现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才行。我向林保证一定让他开一下眼界，结果这就成了我的第一项任务，对于重庆政府在密码与反间谍方面的外国顾问而言，这项任务可真是够古怪的。

我和林来到饭店门口，眼前刚好停了一辆出租车，一名英国军官和一位穿低胸晚礼服的金发女郎正从车上下来。林呆呆地看着那姑娘，嘴角淌着口水。旁边一个蓄着黑胡须的大个子锡克警察，正挡在一个瘸腿中国乞丐和两个好奇的孩子面前，不让他们靠得太近。我把林推进出租车，告诉司机去警察局。林对此有点忐忑不安，但很快就被出租车的计价器吸引了注意力。

到了警察局，我独自走了进去，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长着两撇小胡子、傲气十足的英国上校。我问他：“在香港哪里可以找到白人妓女？”

上校像个蛤蟆一样气鼓了肚子，告诉我说香港根本没有那种女人，如果有的话，当局也会马上把她驱逐出境。我知道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故意撒谎，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告辞。他的一名爱尔兰部下跟着我走了出来，给了我一个公寓地址。他说那里

有两名白人妓女，是法国人，相当不错。

公寓坐落在俯瞰海湾的一座小山上，由一名抹着口红的肥胖鸨母主持。我让林留在外面，自己跟鸨母在空气污浊的客厅里一边谈价钱，一边喝着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不一会儿，一个妩媚的黑发女郎和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我操着不熟练的法语解释说，我正要前往中国内地，她们中的一位或是两位能否帮我个大忙。她们以微笑表示同意，于是我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沓百元港币的票子。我大可以这样慷慨，因为林在码头迎接我时就给了我 1000 元港币——这是我未来的老板“打手¹”的一点小礼物，让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消遣一下。我抽出两张票子，把其余的放回口袋。

我初来东方不久，还不清楚白种妓女是否看得上黄种男人。于是，我试探着说，我有一位朋友，他并不想跟她们上床，只是想看看她们的自然胴体，她们是否愿意在他面前脱下衣服。

她们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她们对视了一下就大笑起来，问我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朋友”。

我说：“不是。他是我的中国翻译。”

“中国人？”她们惊叫起来，然后带着恶毒的调子用法语说：“狗东西！”

“为了 200 港币都不行吗？”我问。

“狗东西！”她们又叫起来，还啐了一口唾沫。

我只好对满怀期待的林撒了谎，让他暂时打消了念头。然而，我的承诺只是延迟兑现而已。面子必须要挽回，尊敬的顾问必须证明自己是无所不能的。

1 也就是军统头子戴笠。

2

我抵达香港当天，往返汉口的航班就宣告中断，因为汉口随时都有可能陷落。与此同时，日军也逼近了广州，威胁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九龙。这自然让英国人十分紧张，而我的紧张也不亚于他们。按照原计划，我本来要乘飞机去面见“我们的领袖”大元帅¹ 阁下，然后再前往长沙，建立谍报指挥部。这是“打手”的命令，作为中国情报部门的一把手，他的名讳被禁止提及，就像原始部落所信奉的神祇一样。由于日本人的登陆和轰炸，计划不得不改变。林在秘密机关跟“打手”进行了无线电联络，然后对我说，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乘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² 的海防。

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哪怕警察有可能以化名登记、偷藏武器、携带三大箱谍报与密码手册为由逮捕我，都没有让我感到如此不安——尽管一旦真的被逮捕，这些罪名加在一起的刑期很可能会超过我的预期寿命。因为，经由海路前往海防，简直就是到日本海军的炮口前去送死。日本人很可能会登上我们搭乘的破船，一旦他们这么做，那我就完蛋了，就算有假名字和假护照也无济于事。

不过，林带来了偷渡所必需的伪造证件，包括一份以赫伯特·奥斯本名字注册的护照，以及一份证明我已接受过霍乱与

1 是指蒋介石。

2 就是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

天花疫苗注射的证书。证书上填的是 10 天前的日期，提前 10 天接受疫苗注射是进入印度支那的要求。事实上，我过去确实曾注射过这两种疫苗，但林却从未注射过，而且今后他也不打算注射。不过这是战争时期，他冒的这个风险相比之下就算微不足道了。

我们趁天黑溜上了一艘货船，一路平安无事，只有一艘日本巡洋舰在炮击中国小港白洛时命令我们停驶一会儿。对我来说，这一会儿就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直到日本巡洋舰开走之后，我才松了一口气。

“打手”的秘密特工在海防迎接我们，然后通过行贿的手段，将我们带过了海关。我的假护照并没有引来怀疑。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因为中国边境上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尽管我们等了 3 天才登上两周一趟开往中国昆明的窄轨火车。“打手”考虑得很周到，在我们被迫逗留期间也为我们安排了娱乐活动。他的特工领着我们来到一家有舞女伴舞的酒吧，给我们灌了不少香槟。酒吧里有一个漂亮的安南舞女，她牙齿发黑，舞却跳得妙不可言，一直陪我跳到凌晨两点方才罢休。

“打手”的特工也让我在林那里挽回了面子。通过他，我联系上了当地警察局长的法国女友，她以修指甲为业。令我惊讶的是，她居然答应了我提出的条件，让林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就这样，我在他眼里的形象变得高大了不少，看来我在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

到了昆明，又有一名秘密特工前来迎接。尽管前往重庆的机票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预订一空，但他还是在—架装载高辛烷汽

油的运输机上为我们找到了位置。飞行员是一个名叫伍兹的美国人，他在中国已经飞了6年，在这一带颇有名气。在飞往重庆的途中，伍兹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作，跟我聊了半个小时。他非常小心，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对他撒谎。在避免盘根问底方面，今天的东方跟旧时的美国西部是一样的。外国人从来不过问彼此的私事。若不是某种必要，或者是政治或犯罪活动的缘故，一个像我这样的白人为什么要前往重庆呢？伍兹好心地提出，他可以安排我住在美国的炮舰上，因为他说重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了。我解释说我的食宿全由翻译安排，他就不再多说，聊起了别的话题。

我们一路在云层上空飞行，我完全看不见中国大地的面貌，直至飞机忽然奇迹般钻出云层，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片小沙洲上。北面就是重庆市区，它坐落在小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崎岖地岬上。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用泥土和竹子盖的小屋，以及颜色暗淡的低矮石屋。这幅阴沉的画面让我感到非常压抑，仿佛就像邪恶即将降临前的黑暗征兆。

进入市区之后，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驱散这种压抑的感觉。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面峭壁脚下，几乘轿子抬着我们登上300级台阶，来到泥泞的街道上，一辆小汽车正在这里等候。我们沿着狭窄的公路，在两旁成串的黄包车中间穿行，通过西城门，驶到了一幢四层小公寓楼前。小楼位于小江侧畔，这条江是重庆市区的北部边界。

3

我的办公室和套房位于三楼。这幢小楼似乎是“打手”的秘密住所之一，他在中国每座大城市都有这样一处住所。林自豪地向我展示浴室，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像这样的浴室总共也只有五六间。一名男仆给我们送来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开水。我本打算用杯子里的水洗手，却看见林用毛巾擦完脸后喝起水来，于是就停住了。林解释说，没烧开过的生水喝下去是很危险的，只有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才能入口。我说我宁可喝苏格兰威士忌，就算没有冰块和凉水勾兑也无所谓，说罢便对着酒瓶喝了起来。

两名秘密部门的官员前来跟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用的是筷子。我被让进了传统的上座——正对着门的席位，这样，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偷偷靠近我。晚餐的菜式多得数不过来，绝大多数我都从未见过。这顿饭似乎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从始至终，我们频频举起盛着热黄酒的小酒杯相互祝酒，每喝完一杯都把空杯底亮出来，同时嘴里用中国话说着“干杯”。这样喝了很久，三个中国人的黄脸都泛了红，而我则感到不太愉快。

“这顿饭还要吃多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林。

“主随客便。”

我说：“好，客人想上床睡觉了，该怎么宣布结束呢？”

林说：“站起来就行了。”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客人们也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他们鞠了个躬，拿起帽子和外衣，又鞠了个躬就走了。这是中国一种很有特点的习俗：客人告辞时很干脆，就像竞技场上的斗士，绝没有半点拖泥带水、让人精疲力尽的漫长道别过程。尽管我喝了不少酒，客人们的离去也合我的意思，但我上床时还是垂头丧气，没法振作起来。公寓里弥漫着刺骨的寒冷，酒精也没法长久驱散这种寒冷。我的窗外就是这座阴暗拥挤、雾气缭绕的城市，这里居住着 100 万黄种人，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熟悉他们的行事方式。重庆号称天府之国，但与这里相比，我宁愿待在以荒凉著称的印第安纳州沃辛顿。

早晨也没有任何起色，天气又冷又潮，在只铺了一层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夜之后，我感到浑身的骨头都在隐隐作痛。房间里没有任何热源，即使披着大衣，我仍旧感到全身发冷。林不在，厨师也去市场了。我向仆人们比画着想搞点饭吃，结果拿到的却是一瓶威士忌。

酒让我稍微振作了一些，但我仍旧饥肠辘辘，同时又不敢离开小楼，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我跟仆人沟通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我从墙上取下一张不大的重庆地图，示意他们随我来。在大门口，我先指指地图，然后又指指大门外面的中文门牌。门口的两名卫兵也加入了这场猜谜游戏。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我是希望他们在地图上指出这幢公寓小楼的所在地。

于是，我尽可能逼真地把门牌上的几个中文字抄画下来，就朝街上走去。两名卫兵跑着追上来，一边摇头一边示意我回去。我留在外面，抽着烟。当我把一截没抽完的烟头扔到街面上时，立刻有一个光着膀子的黄包车夫把烟头捡走了，动作快得像鱼跃

出水面捕捉苍蝇一样，几乎连步子都没乱。我又点了几根烟，一根接一根扔到街道中央，一边跟自己打着赌，看烟头要过多久才会被人捡走。当我刚刚创下 5 秒的时间纪录时，领头的男仆喊我进去，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棉布旗袍的漂亮中国姑娘。她行了个屈膝礼，用不是很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她跟她的叔叔和别的亲戚一起住在隔壁。她提出让她的老妈子替我准备早饭，或者她亲自在顶层我仆人的住处给我煎几个荷包蛋。我客气地请她不必费心。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因为她没有再重复她的提议。不过，她在地图上标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并陪着我来到街上，叫下了一辆空黄包车。她告诫我每趟付的车费不要超过三角钱，然后向车夫说了个地址。两名卫兵边反对边跟在车后一路小跑，随我来到城边一家肮脏的茶馆。我在那里就着茶吃了些撒上黑胡椒的鸭肝，权作早饭，两名卫兵一直闷闷不乐地在一旁看着。

我在街上四处搜寻，想找件合适的礼物来报答我的女恩人，但是只买到一瓶标签褪了色的廉价德国香水。我托人把香水送给那位中国姑娘，还附上了一张便条，邀请她过来跟我和林共进晚餐。她的回复是：

亲爱的奥斯本先生：真对不起，我今晚家中另有聚会。改天请你过来参加茶会。非常感谢你送的礼物。再见。

吕淑静

等到林回来时，我已经在百无聊赖中干掉了半瓶威士忌。他有点生气，因为我居然独自出门。我向他保证说我一直很小心，

并且把怀里揣着的 0.635 公分口径短管自动手枪掏给他看。当然，这支手枪他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啊，就那个！”他不屑地说。

为了证明手枪的威力，我把“打手”的大门打穿了一个洞，结果林更生气了。

“打手”似乎是去执行某项神秘任务了，没有一点消息。没有学员上门报名，也没有缴获的密码文件需要破译。只有一名说话温和、新近从德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前来报到，他叫秦普，主要负责把我的一些密码手册翻译成中文。为了消磨时间，我拟定了一套密码学基础课程大纲，也由秦普翻译。秦是一名杰出的中国学者，英语说得比林好，并且通晓西方人的习俗。

4

我和林去吕淑静家喝过一次茶，我在那里见到了她的两位乡下表妹，她们不会说英语，中国话也难得说上一句。她们很害羞，我一进门就站起身来，之后一直都表现得很不自在，搞得我也很不舒服。我无法习惯中国年轻女子对任何男人都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尊敬。淑静尽管上过教会学校，还是在我给她递烟时站起身来，朝我鞠躬致谢，但却不让我为她点烟，反而给我点上了烟。

公寓里空荡荡的，没有地毯，没有窗帘，也没有字画。当然，这里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不是什么奢侈之都。为了取暖，一个大铁盘被支在木架上，里面盛着火炭。一个穿着褪了色的蓝长